

四川風景

期四卷新

日五廿月一年八十二國民華中

成都文協分會成立以後 (特稿)……蘇子涵
 逃脫者 (小說)……孟引
 夜襲 (速寫)……朱叔聰
 海外雜憶 (散文)……朱
 空花羅荷 (小說)……朱
 游擊隊 (有聲電影劇本)……水草

成都文協分會成立以後

蘇子涵

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成都分會，已於一月十四日成立。成立以後怎麼樣？我希望：

第一，同人間不但無隔閡，而且感情融洽。老舍先生的話說得不錯：「未見面的時候，總覺別人心裏有甚麼玩意，見面之後却覺得全是好朋友。」假如同人間個個作如此想，自然不會鬧意見，自然不會不水乳交融，而變成鋼骨水泥，而變成金鋼鑽，顯出比「如來」還大的「法力」來。要如此，工作才有法進行。

第二，除了參加一切抗戰工作而外，對於缺乏精神食糧的同胞，如馮煥章先生在會中所提起的伏天担架夫……之類，應盡量供給以良好的健康的精神食糧，換言之，即是建立新型的通俗文學，這類文學應該盡量應用口語，切莫陷入「通而不俗，俗而傷雅」的泥潭。這已是老而又老的老生常談，然而還向老生常談直到如今還沒有完全作到，而且差得太遠，現在提起還是有幾分新鮮。其次，有一些人精神食糧吃得太多了，弄傷了胃，以至神經麻木，反等於毫無精神食糧。對這些人，我們應該給以又酸又苦的硫酸鎂，使其大瀉一下，恢復胃口，清醒神經，也許可以使他們恍然大悟自己是中國人，國家民族的存亡與自己原來有關。這些雖只是繞筆

尖的事，然而我認爲這也是直接抗戰。

第三，人力無窮，智力無窮，而羣策羣力，畢竟勝於單人獨馬。吸收新份子，應該盡力爲之，只要願意從事文藝而不作漢奸的，都可吸收。一方面增加本身的力量，一方面也可使一些英雄有用武之地。

文協的工作多得很，我只提出三項希望，可謂掛一漏萬。在我則認爲這三項希望相當重要，故提出如上，以供同人參攷。

於是，敬祝成都文協分會在政府與總會引導之下，日臻健全。

逃脫者

孟引

「的確！一個人一輩子要碰見許多事情，有許多嚇人的事，也有很多希望的事。但是，你不能把它們都記得清楚，常常是過不了半天就忘記得乾乾淨淨。這固，其實是很好的，要是你腦袋裏裝滿了忘不掉的古怪，你想，還能夠好好地活下去麼？可是，有些事情却是忘不了的，無論怎麼也忘不了，就像那些事情是在自己的腦袋裏面生了根的東西一樣。要忘記它們，除非把腦袋劈開，把它們抓了出來——」

說到這裏，他狠狠地把那枝祇剩有一半節的大前門香煙吸了一口，像要一下吸光似的，隨即張開他那差不多要脫掉的瘦的下巴，吐了一口濃煙

NATIONAL CENTRAL LIBRARY

南京圖書館藏

在靜靜的接觸。到了吃過早飯。我坐在欄杆邊眺望碧綠的風景，正想清翠山的那邊的人物，城市和許多苦痛的事件時，他走了過來，不覺我顯不願聽，對我說，他想告訴我關於早上那個「偵查證」的故事。起先他就說到他在南京碰到了一輩子都不能忘記的事。

我是做什麼職業的呢？在南京，我是在一家百貨商店裏當店員的。一家百貨商店，就像是一個炫耀婦人的裝飾的地方。在裏面做呆板的工作不要好就會覺得厭倦，於是說不出的毛病就出來了，有時看看進店舖的時髦女人，自己也偷偷的學一學化裝；有的堆在五顏六色的貨品當中，什麼好的都忘記了，簡直變成了一棟木頭，新來的人，有許多事是看不慣的，但是隨後也就慢慢地忍耐下去，或者也就變壞下去了。

我們的管帳姓林，是個又狡猾又陰險的家伙，一個短鼻子，就像是專門爲了配着他那張貓樣的臉生的一樣，樣子很像葉要伸手打別人的鼻子似的，店裏的人都有幾分怕他。但我不怕他的，我在店裏作得比較久，無論什麼事情都熟習；而且我和他是住在樓上一間宿舍裏，每晨早起來，幫他做不少的事，有一個新來的夥計，我們喊他小羅，却是一個很任性而且愛說話的小夥子，和管帳常常抬槓，罵他「痞子！」

南京還沒有失陷的時候，我們的經理就關了店要動身到漢口去了，一天下午，他把全的店員連同那個該死的管帳，召集在店裏面的客廳裏，每人發了一個月的工錢，他說：「我有事到漢口去了，店裏的事，託林先生管理，店暫時不要開吧，等我來信再說。」

大家像浸在一桶冷水裏面，一句話也沒有說。

我坐著看那些貴重物品已經收拾去了的空玻璃，有一點點很寂寞的光在那上面閃動，裏面空洞的，就像那時我的心情一般。不知什麼時候，人都走散完了，忽然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說：「怎麼？不想走嗎？」

回頭一看，圓臉，笑嘻嘻地，是小羅。

「走——爲什麼？」

「他們都要搬出店了，有的人回家去，有的到朋友家裏去住，比在這裏餓伙食省錢些。」

「啊！我還有家，我的叔父說是兩個月前來過信了，現在連他們的

書信在什麼地方作戰，也打聽不着。」

「又是你的叔父了，不要想他吧，我看他的運氣很好，準定要打勝仗的。」

我們沉默了一下，他似乎有些不耐煩地又說：「好，你還是住在這裏吧。老劉也不走的，伙房也在這裏，還有那個痞子陪伴你們。——呢，我要走了。」

他走到了門口，又站住了，滿頭黑頭髮轉向一邊，笑嘻嘻地說：「不要和痞子吵架啊！」於是出去了。

看着他的中山裝的背影在街的那頭不見了，想起他是那樣一團真性的年輕小伙子，忽然失悔自己爲什麼不和他多談，問問他到那裏去。走到門口，望望軍用車鳴着的街上，却連他的影兒也不見了。

爬上樓，走進自己的宿舍，頭昏昏地想要睡一覺，姓林的家伙換了一件厚長袍，正在動手擦皮鞋。

「要出街麼？」我倒在自己的小床上半面對着他問了。

「嘿！——今天也許不回來，店裏有什麼事，你和老劉照管一下吧。」

停了一下，他像想起什麼，把薄的嘴脣擡了一下，「其實也沒有什麼事，經理早就把許多貴重東西收拾走了。」

隔壁的老劉，忽然用他破沙鐘似的聲音唱了起來：

「啊！我的爹呀我的娘，請你們不用悲傷！

我們是爲了大中華，

綸這樣挺身上戰場，

像蚊子嗡嗡地在耳邊吼着，我就睡去了。

第二天沒有見林管帳回來——該死的家伙！第三天也沒有見他回來。

那幾天內有很厲害的空襲，我想他也許跑到什麼地方給炸死了。他的女人來找過他一次，正和先前他在店裏時一樣，帶了失望走了，我們自己呢？

悶得很，不知道是等着死嗎或是等着活，有時也跑進不遠處的一個避難壕裏，有時聽見炸彈在遠處轟轟地響，連我們的牆也給震動了，却呆在底下，像石頭般坐着，等空襲過去，我又和老劉下棋了，一邊聽他哼着那陰過一千遍的歌曲。

(未完)

夜襲

尹叔聰

秋天的黃昏，更顯得模糊，晚潮是漸漸底升起了。在這落日的黃昏裏，劉排長站在一羣弟兄的當中，黑曠的眸子，發出灼灼的光輝，向這羣人環掃一下，終於不敢決定地：

「你們如果有自願的，把手舉起來！」

「我們大家都自願！」無數的矛頭在空中搖蕩着。

劉排長的意思，本想在這羣人裏，選上幾個精壯的、勇敢的，準在今夜去襲擊敵人的陣地。那曉得弟兄們竟這樣興奮，全體舉起了手。

「好好，那麼你們各人將槍檢查一下，免得臨時發生毛病。」

一陣騷動後，這裏只剩劉排長一人，凝望着秋天底白雲，心裏打算着今夜怎樣殺個痛快！

夜的權威控制着四週，人們失了光明。他們——劉排長和他的弟兄伙，在黑夜裏越過山崗，森林。每個人的心，在跳動着，目不轉地看向前面，雖然看不見什麼，動作却非常機警地，勾畫着身子前進。

「砰！砰！」敵人發現了他們。

大家迅速地散開，利用着地形把各人的身子隱藏着。劉排長埋伏在一個古坎後，將來福槍口伸向前面，瞄準着。看見敵人在地動了，他便撥動槍的機鈕：

「砰………砰………砰………」

他用極大的聲音喊道：「同志們！殺！殺呀！」

「砰！砰！」無數底槍聲，構成繁亂的交響曲。

「咯！咯！咯！」機槍手亦開始他的職務，銳利的子彈不住地由槍口飛出，拖着一條條細長的火尾；似點點底光芒，直往敵人的陣地奔去。

士兵陳凱看見劉排長，跳過一個小丘，眼裏似要噴出火來。他也急忙地追上去，回頭對背後的同志張奎說：「上！」張奎也跟着從一株大樹後跳出來。

殺聲震撼山谷，驚起寒鴉底悲鳴，經一陣肉搏後，敵人狼狽地退出陣

地，他臉上勝利的標記一樣。他坐在山坡下，看着小丘上新插上的國旗，臉上現出絲絲底笑容。

天空已透出魚肚色的曙光，他們都覺得疲倦了，可是猶時望着敵人逃竄的方向，好像說：

「來罷！殘暴的日本軍閥，我們的槍正等着吃你們的肉哩！」

海外雜憶

S Y

汪兆銘與陳公博

在這不會正式見到陳公博之前，從羅馬傳來一段有趣的故事——說得更切當一點，應該是「真實」。

陳公博到了羅馬，羅馬的主人墨索里尼預備好一場盛宴給他接風，自然，在座的都是非達官即貴人了，等到大家入了座，把布巾鋪在膝上時，侍者就在每人的面前放下滾熱的磁碟。陳公博一邊同主人和翻譯高談闊論，顯示自己的上國風度，一邊用布巾慢慢地揩拭磁碟。

「換一個磁碟！」跟着黑衣首相的命令，陳公博面前的碟子就另換了一個。

他仍繼續着談論，繼續着揩拭第二個磁碟。

「再換一個！」獨裁者第二次發命令。

在中國，他大約是常吃大菜的，然而中國的器皿常常都是不乾淨的，因此就養成了這個不良的習慣，而這種習慣就在那場盛筵中侮辱了主人，失却國體禮貌。

隨着這小小的真實，陳公博到了柏林。

有一天，我同兩個朋友在一家中國飯館裏吃飯，很巧的遇見了他。我們就問起他對中國和章大義外交關係看法如何。

「我在羅馬住了十天，現在我知道他們對中國不好。」

照我的想法，這太玄妙了，一個負着使命到意德兩國去的外交使臣，竟會要住了十天以後才曉得這個！

第二個我得寫到汪兆銘，在過去，他給我的印象是相當好的，尤其是那首獄中所寫的詩，那首詩我至今還記得。

一個秋天，我同一個朋友在植物園裏打網球，忽然看見三個中國人走來了。

在那麼小的一個吳邦城池，我們每一次見到中國人都是很高興的。我們不約而同的走過去招呼他們。他們一見我們去了，馬上回頭就走。然而我們已經看出三個人中的兩個，一個是汪兆銘，另一個是曾仲鳴。

空花蘿蔔

陰沉的市面在一聲解除警報裏活躍過來，王三娘混在許多人中擠出臨時避難所，急忙的走回家去。

街上的人們很担心的樣子，只要看見一個自己認識的人，便要打個一吓：炸彈炸在甚麼地方，炸死人沒有？

王三娘一邊走路一邊聽街上的人說話。謝天，炸彈沒有落在自己住的房子上！不然，大姐和二媳婦和五個小孫兒，都會看不見自己了。她心頭默默感激菩薩的保佑，眼前恍惚覺得有一片翻亂的土地，上面有些斷骨頭和模糊的肉泥。她雖然也覺得憐，那個不是自己住的地方，但是心內一股酸痛却噙不住熱騰騰的眼淚，眼淚從眼眶邊順着兩頰慢慢的流下來了。

「南無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」她喃喃的唸着。同時想到回家的時候，三間矮小的老屋，還是依然如舊的矗立在那兒，心裏又感到喜歡起來了。

大姐婦有三個孩子，大兒害着不可治的病，差不多是個殘廢的人，每天只坐在家裏吃現成茶飯，學不進一文半文錢；媳婦到能作點活計，可以換得幾個工錢，但又被孩子拖累着，作不起勁。大的這一房，沒有希望再能修持家門了。

二兒子，人熊幹，身體又結實，又有學問，在去年出川抗敵時，已經昇任了連長，這一個光宗耀祖的希望只有在他身上盤旋。二媳婦是讀過書

他見到我們就跑，原因恐怕有兩個，一個是怕我們向他求津貼，另一個是怕我們用網球炸他或是用球拍阻擊他。

汪同陳從那時起，我們就不會再見——其實那還是我們第一次的相見，我再也不想見他們，也許他們同我是永別了，而今他竟喪盡天良的同祖國永別了。

爲了我們曾有一次的見面，這兒我以十分同情來哀悼他們；安息吧

一九三九，一月九日，成都。

朱鳳

的，能够幫着丈夫作事，她是爲着中了丈夫有志氣有作爲才與他結婚的。她平日活潑的，能幹，對甚麼事都想得開，也處得了，可是自從添了第二個——沒有見過父親的女孩，面色就日益憔悴；近來因爲得不到丈夫的信，就更憔悴不堪了。

想着二兒子，王三娘的心又痛了，眼淚又落下來。……

一輛汽車跑過來，王三娘幾乎給汽車驚着，她大吃一驚，連忙閃開，又用袖子揩去額上的汗珠和臉上的眼淚，埋頭看看自己身上的補疋衣褲，覺得不像個連長兒子的娘，她不再想甚麼了，她放開腳步很快的朝家裏走去。

快走攜家裏，她一眼就看見賣菜的陳八爹坐在她家門口，菜擔子放在街沿下，她便連忙的叫了一聲：

「八爹！」

八爹移動衰老的身體笑着招呼她，但是八爹老了，笑的面孔與哭的面孔，好像是差不多的線條。

「八爹，來了好久！你老人家受驚了！」她說。

「才來一會兒，你老人家嚇着沒有？剛才你在那兒？」

王三娘看見八爹那付穩穩的樣子，覺得八爹很可憐，自己已經……

竟連吃得起一頓稀飯，舊的舊的東西，也還可以尋些來當寶。八爹非但連當的賣的沒有，就是身上穿的都覺不夠。她想：「我們比八爹一家子，又要好得多了。八爹太可憐呵！」

她一回家，五個孫孫就圍着她說話：

「婆婆，我聽見三個膠泥的飛機，這麼大。你看見嗎？」大一點的孫兒用手比了一個大飛機的形式，不提防手指伸在小的一個臉上，小的哇的一聲哭起來：「大哥，打我啦！」

作媽媽的在旁邊發怒了，頓手就在大的臉上拍了兩下，大的不敢哭，王三娘把他拉在自己身邊站着，媳婦子就牽起小的一個朝房間裏去了。

「三娘，你的命好呵，孫兒些都跳跳跑跑的。」八爹揪起花白鬚髮，向着王三娘說。

「供不起了囉。呵，你們大狗兒還乖嘛？」

八爹沒有回答，王三娘立刻想起前半月，大狗兒餓病了，他爸爸在前舖又沒有匯錢回來，八爹來借一升米的光景。

八爹現在更瘦更顯老朽了，六十三歲的人，看來好像八九十歲不能動彈的老人一樣。其實，八爹還担得起一擔一百二十斤重的蘿蔔，咬得動粗麵鍋魁。

想着大狗兒，就想着借米的情況，想着借米，就想着叫八爹到出征將士家屬推卸會領生活費的話。

「八爹，你領推卸會的事該有些辦法了？」

「推卸會，」八爹細聲說，無限失望地：「保長叫我到出征將士家屬推卸會去領，推卸會又叫我去找公安局，公安局叫我找保長引我到推卸會。我不知道跑了好多次，跑來跑去，還是這幾句話。媳婦子病在床上，大狗兒小兒一天到晚餓得只是哭，沒法子想，我只有担點蘿蔔賣，多少總可以賺點錢，喝口米湯！」

「他們有許多人領得些東西呢，毛巾啦，洗臉盆啦，我們還是一樣都沒有得着！」三娘想到自己也是出征將士家屬之一，剛說出這句話，她的心頭又披過她的連長兒子的壯影。

「三娘，官做得大的人名也有利也有，你看那辦這追悼會辦得好熱鬧，他們還不是與七兵一樣的為國戰死。像這樣死的人，前線不曉得有千

萬萬，豈止那些人才死得光榮嘛！一樣的有父母妻室兒女，人死了，有些的父母妻子連半個銅元都領不到……」八爹的聲調，發顫了，只好停了一停。少刻，他接着又說：「……三娘，我不希望得着甚麼，我只希望狗兒他們娘母三人有稀飯吃，能够等着老大回來，我就死了也算是閉眼睛的……」

本來是賣布的陳八爹，有一個兒子在軍隊裏當兵。七月七日過後，軍隊開到前方打仗，八爹的兒子也去了。八爹已經五六年不做布生意，他沒有本錢買洋布賣，土布買來了又賣不出去，兒子走過後，他在家裏靠着媳婦做手工過生活。媳婦做手工，八爹就領着兩個孫兒——大狗兒，順便也做家裏的零碎事，有時也帶着孫兒到城外去，檢點乾樹枝來當柴燒。

前兩月，媳婦子着實病得不能再做手工，八爹沒辦法，只好担蘿蔔賣。真如他所說的，賺口米湯喫。

王三娘認識八爹已有二三十年了，八爹自來就是一個老好人，吃得苦的，那時誰不說八爹老了就要享福。現在王三娘聽見八爹這一說，心頭覺得很悽慘，一面安慰他人，一面自己也挑起了心事。

「八爹，快不要那麼說，我們都是耐耐磨磨過日子的人，只要等到他們回來就好了。我們老二也連四個月沒有寫信回家了！」

八爹於是想起他早晨接到了一封以為是他兒子寫來的信。他向三娘說：「我今天接到一封信，請你二媳婦幫我看看，不曉得他們現在又搬了地方沒有？」八爹，戰兢兢的手從衣襟裏拿出一封信來。

王三娘叫出她的二媳婦，一個中等身材的婦人，有張淡白的瘦削的臉，披着與短頭髮，孤寡的樣子裏却藏着溫文的態度。三娘把信交與她，叫她讀給八爹聽。她折開信，看見信上的口氣不是八爹的兒子寫的，她靜靜的往下看，並沒有唸出來。

街沿下大半捲團滾滾的蘿蔔放在擔子內，蘿蔔的紅白顏色，就是八爹現在一家四口的生命底光彩！他們是全靠這個來生活啊！

王三娘聽見擔子內的蘿蔔，她心想：「他倒不怕累，担得起來。」於

是禁不住問：「八爹，一擔蘿蔔能賺多少錢？」

「一二吊錢。這擔蘿蔔還是昨天沒有賣完的。昨天我擔了一挑蘿蔔上街，警察抓住我，說我違犯規則，如今是不能挑着小菜在街上賣。他就把我抓到公安局去關了半天。沒法子想，今天我只好挑出來賣，又碰着放警察，攔住了不得走。蘿蔔還有那樣多，日子真不容易過呀！」

「好多錢一斤？」三娘又問他。

「四百錢三斤。」八爹說。

此時看信的媳婦子，心內抖起來，她却極力使臉上的顏色鎮定。把信上的字一個個看完。

那信上寫道：

「……………他臨死時囑咐我，寫信說與老伯知道，請老伯不必傷心。事已至此，老伯可到上峯處領應得的卹金。他又說，大嫂若有路走，可等她自由選擇，不過千急要念夫妻情感，爲他照應父親及兩個兒子……」

遊擊隊

有聲電影劇本

(續)

八 同三

(化入) 月夜——兩個哨兵在廣場邊巡邏着——陳學思送着劉洪等從隊部出來，大家說着「再見」——劉洪裏喊着曲子，同盧柄，傅良，姚俊消逝在黑暗裏——陳學思轉身向隊部走去——哨兵在廣場邊巡邏着。(漸隱)

九 王家村

(漸現) 數十人家的小村落浴在月光裏——炊烟曼曼的升入高空——尋食的鴉羣在麥田裏落下又飛起，愉快的噪着。

一〇 街市

……………
看信人的心破碎了。王三娘見她不開腔，於是就問她：「信上說些甚麼？」

「他說他們部隊現在沒有發餉，只要一發餉，他馬上就寄錢回來，請家裏不要掛念。」這樣簡單幾句話，她幾乎也要說不完；來不及把信還在老八爹手裏，順便放在身邊的凳子上，就轉身走了。一滴同情的感傷的眼淚正好在她轉身的時候滴在衣袖上。

八爹走過來收拾信紙。王三娘旋跨出門檻旋說，她要買擔子內的蘿蔔。二媳婦的脚才跨過房門，便又聽見三娘的聲音在街沿上說：

「你的蘿蔔空了花囉！」

二十七年冬作

水草平

(化入) 狹小的街道——兩旁蹲着古老的屋子，——店門大半還半掩着——張老頭個個攔着身子掃落葉——李貴蹲在石階上，啣着一支竹煙袋，吐出一縷縷的白煙。——寡婦李么嫂，有着健壯的身子，扭着水過去了。

李貴，佯皮地：「不要攔壞了腰子喇！」

李么嫂，回過頭來：「呸！老娘用不着你管，孩子！」

李貴大笑——張老頭停下掃帚，臉上也掛滿笑紋。

一一 平靜的生活

(于) 小惠的院子裏

(化入) 雞籠門放開了——羣雞鴨擁出來，噪着，拍着翅子……小

惠把食子拋給它門——小惠蹲下來，向籠裏望了一望，笑着，把一根小竹竿伸進籠裏去。

顧大娘，小惠的媽，在屋裏：「小惠！——小惠！」

小惠：「▲——」

兩顆雞蛋滾到籠門——小惠拾起來——顧大娘從屋裏出來——小惠拿着雞蛋走過去。

小惠：「媽呀，你瞧，這，又是兩個！」

顧大娘接過了蛋，笑着。

(化入)三姑很安詳的切着蘿蔔——二嫂子坐在灶前。

二嫂子：「三姑子，聽媽說，要給你找人戶囉！」

三姑：「你真是——，二嫂子，我不要你說這些鬼話！」

二嫂子：「別害！騙我麼，這樣大的女孩子不想嫁人？」

三姑：「你再說！——回頭見了二哥，告你——」

吳青進來。

三姑，突然得救似的：「二哥——」

吳青：「做啥呀？」

三姑示威的望着二嫂子。

二嫂子站起來，笑着：「說呀，三姑子，統統告訴你二哥哥！」

三姑想一想，便羞澀的低下了頭——二嫂子勝利的笑着——吳青也莫名其妙笑着。

(寅) 玉貞的家

(化入)早晨管上冒着藍烟——瞎子公公坐着煙管，很舒適的坐在椅上吸着——玉貞給公公送了一杯熱騰騰的茶過來。

玉貞：「公公，熱茶！」

瞎子公公的手中在空中揮着，只找不着茶杯。

玉貞，笑：「這裏！——公公，我餵你罷。」

長發爹放下飯盤，打着飽嗝——公公被茶噎着，噴溼了玉貞的手和袖管——公公咳嗽着——長發爹望着玉貞——玉貞示以噴溼了的手和袖管，并天真的向公公做了一個鬼臉。

長發爹，微笑，故意說着旁的：「玉貞，飯涼啦，還不來！」

玉貞，一面拂拭着袖管：「來，爹。」

玉貞端起飯盤，把剛才的事忘個乾淨，快樂的哼着一支民間的曲子——長發爹捲着煙草——瞎子公公悠閒的吸着早茶。

一一 李貴的酒店

(化入)張老頭立在店門上吸着早茶——李貴收拾着桌凳。

李貴：「那寡婦真俏够了味兒，難怪吳青迷上了發！」

張老頭：「想不到李么哥死了這要戴綠帽子！」

李貴：「年紀輕輕守活寡，怪不着李么嫂呀！」

張老頭：「別談！——若吳來了。」

吳青啣着一支山歌進來。

李貴，俏皮地：「李么嫂剛才担着水過去啦。」

吳青：「干我什麼事呢？」

李貴：「不干你的事？可是二嫂子知道了，那就干你的事呢！」

大家笑。(刻過)

吳青：「咱們談別的，——日本鬼子打到了啥地方呀？」

李貴：「日本鬼子？——聽說和順掉啦！」

吳青：「兩個喝酒的客人，昨天。」

吳青：「喲，這可不是玩的，下來便是咱們這縣！」

(未完)

編輯人 王影
車瘦舟
馮草平
水林華
文啓華
球新印刷廠
經售處 各大書局
出版期：每月十日及二十五日
通訊處：成都東大街二十五號
每期零售二分